

42
34
8

準
貴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三

周家世德



周之先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炎帝後為帝高
辛氏之世妃與帝禋祀上帝以祈有子出野見巨人跡心
歆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
祥棄之詩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
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
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生先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
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
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
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訒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

岐克嶷以就口食執之荏菽荏菽施施禾役穉穉麻麥
稼瓜瓞嗒嗒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
實方實苞實種實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右
部家室史記曰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及爲成人遂好耕農
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
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棄于郟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
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于不窳立國
語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
我先王不窳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
序其德纂修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
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不窳卒于鞠立鞠卒于公劉立公

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
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積畜民賴其慶百姓懷之
夏履癸二十有二歲避桀遷幽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
歌樂思其德詩大雅公劉篇曰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
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于
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旣庶旣繁旣順迺宜
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
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
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
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旣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
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旣溥旣長

既景迺罔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
 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
 厲取鍛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迺
 密芮鞠之即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
 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
 高圉立高圉卒子亞旅立亞旅卒子公叔祖類立一曰祖
 紺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
 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殷小乙二十有六祀古公遷
 于岐避狄人之難也改國號曰周岐山之南周地也孟子
 曰古公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
 以幣二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
 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
 梁山已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
 者如歸市詩大雅綿之篇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
 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
 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膺膺董荼如
 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
 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
 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揀
 之陲陲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磬鼓弗
 勝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

醜攸行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罔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
夷駮矣維其喙矣皇矣之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
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上帝耆之增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蓄
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楹其楛攘之剔之
其糜其柘帝邁明德串夷載路大立厥配受命既固吳越
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
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
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殷祖甲二十八祀大
任生子昌有聖瑞時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鄆
正于昌其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不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
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甚重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
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蓋聖
瑞也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次虞仲
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下如荆蠻文身斷髮以
讓季歷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古公卒季歷立是為王季王季修古公遺道
篤于行義諸侯順之嘗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復伐燕京
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命
牧伯大紀曰太丁元祀命周季歷為牧師伐始呼之戎
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錫之圭瓚秬鬯為

伯孔叢子曰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
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皇
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茂帝作邦作對自
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
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
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乙七祀周公季歷
卒子昌立是為西伯曰文王詩生民篇曰摯仲氏任自彼
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
主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晉胥臣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濬于

水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

不煩事至不怒敬友二號而專慈二蔡刑于大妣比于諸

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邇於是乎用四方

之賢良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

三鷄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

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

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

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

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大紀曰昌為

世子娶于有莘氏曰太妣太妣不妬忌而西伯有內行太

妣生十子長曰伯邑考早卒次曰發性慈和有聖德西伯

以爲世子世子帥西伯事季歷之道而行之不敢有如焉
西伯有疾世子不說冠帶而養西伯一飯世子亦一飯西
伯再飯世子亦再飯次曰旦師于號叔仁聖多材藝西伯
任以政事唐虞而下夏后殷商千餘年中明天子賢后妃
盡道于宮壺化行乎天下爲世歌美者有矣逮孔子刪詩
于周衰而文王之時有詩在焉所謂周南之風是也朱子
曰至成王時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
及民俗之詩被之箎絃以爲房中之樂推之以及于鄉黨
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使天下後世之修齊治平
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
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于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

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魯之國被于南方也
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
至見其幽閒貞靜之德作關雎后妃旣成締結而賦其事
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于師傅已
嫁而孝不衰于父母作葛覃文王當朝會征伐之時或妻
里河幽之口后妃思念之作卷耳后妃逮下而無嫉妬之
心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作樛木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
多衆妾歌之作螽斯此五詩者皆后妃之德關雎舉其金
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已樛木螽斯美其德
惠之及人其詞雖生于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
身修家齊之效也至于桃夭兔置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

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西伯昌卒子發立是為武王殷紂二十七祀西伯發生元子誦大紀曰周西伯納呂望之女邑姜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是為成王

文王事殷

殷帝乙七祀周公季歷卒子昌嗣立是為文王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不仕聞西伯善養老皆歸焉太顛閎夭散宜生

鬻子辛甲之徒亦皆歸之晉胥臣曰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闕大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文王嘗行于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固其主矣以棺衾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于枯骨况于人乎紂辛六祀西伯初禴于畢十有一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疆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譖西伯于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于帝紂乃囚西伯于美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

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于是諸侯聞之
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西伯乃演易于
姜里周之臣子散宜生閔天之徒日夜憂懼謀救其君父
者無所不至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
及奇怪之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
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
有玃狁之難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爲西方諸侯
之長於是整兵誅諸侯之不道十有四祀虞芮質成于周
詩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
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
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

提黎

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言相讓以其所爭之田爲間
田而退天下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歸之者四下
餘國十有五祀西伯伐大戎得呂尚於渭陽呂尚者其先
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于呂姓姜氏尚其
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羆所
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
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
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太公
望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遂
都于郢皇矣之詩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
登于岸密人不恭敬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遏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
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十有七祀
西伯伐者國十有八祀西伯伐邦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作
豐邑徙都之時崇侯虎蔑侮父昆不敬長老聽獄不哀制
祿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西伯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
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皇矣之詩曰帝謂
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
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
是馮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屹屹是伐是

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侮又文王有聲之詩曰文王受命
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承哉築城伊瀆作豐
伊匹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王后承哉王公伊霍維豐之垣
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承哉二十祀西伯昌寢疾病謂
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
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遂薨年九十七塋于畢子發嗣立
後得天下是爲武王西伯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小心
翼翼純一不已其化內自閨門行于周南召南之域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也已矣

文王演易

殷紂有十二祀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乃囚西伯于羑里

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
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
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易上篇曰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
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安貞吉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蒙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實則不告利貞需有孚光
亨貞吉利涉大川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
涉大川師貞丈人吉无咎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
來後天凶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履虎尾不噬人亨

泰小往大來吉亨有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同人
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大有元亨謙亨君子有終豫
利見侯行師隨元亨利貞无咎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
日後甲三日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觀盥而不薦有
孚顛若噬嗑亨利用獄貞亨小利有攸往利不利有攸往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及德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大畜利貞不家
食吉利涉大川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大過棟撓利有攸
往亨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離利貞亨畜牝牛吉易下
篇曰咸亨利貞取女吉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遯亨小
利貞大壯利貞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明夷利艱

貞家人利女貞睽小事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
貞吉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損有孚元
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初之用二簋可用亨益利有攸往
利涉大川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
攸往姤女壯勿用取女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困亨
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
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羸凶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
亡四元吉亨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々震驚百里不喪匕
鬯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漸女歸吉利
貞歸妹征凶无攸利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旅小亨旅

貞吉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兌亨利貞渙亨王假有
廟利涉大川利貞節亨苦節不可貞中孚豚魚吉利涉大
川利貞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
上宜下大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永濟亨小狐汔濟
濡其尾无攸利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
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
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

右回環是謂圓圖八疊橫圖是爲方圖法象自然之勢
人力不可加毫末于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
東大明生于東也坎西月生于西日入于西也震東北
陰盛于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于南而一陰生也
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
之形也自震四一陽之復爲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爲
卯中則由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爲乾一之
乾而姤生自巽五一陰之姤爲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
爲酉中則由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爲坤八
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數也方圖乾始于西北坤
盡于東南自西北至東南則乾三兌二離三震四巽五

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
損咸恒益既濟未濟此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天大
而天地古今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
者象地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
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卽六十四大
字也字書不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之
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
矣而又加縱橫差互對待相爲意義邵子所謂圖雖無
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
者是也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
不傳學者多謂邵氏互體既濟卦一諸圖卽連山之遺

法也後世納甲歸魂之法卽歸藏之遺法也然其辭不復可考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蒙難羨里樂天憂世以已及物慮天下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塗也於是乎演而爲易其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法象自然一定之體而未盡著其用伏羲之卦雖加互成文自然之旨而未各錯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隱於是移先天之體爲後天入用之位翻六十四卦變易之象而繫吉凶利否之辭焉其位則探河圖生成之位爲後天人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爲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之震居東木生火則

地二之離居南火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間火金之間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于金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故河圖天五地十居中而四隅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四隅實蓋土分王四方也土旣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也乾者土之牝爲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木相克坤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山土之積巽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艮者木之根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必有所入而後木氣發而爲火焉

故巽居東南天地之造莫大于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皆齊矣爻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平四時胎育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固天地也易于乾坤譬諸言仁有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十四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爲入用之位耳凡圖意所該有言蓋淺至於卦則兩兩相對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本主于爻對而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其一意也而凡易圖如疊對並之義亦發劄于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爲至或曰卦體奇耦奇七而偶八彖辭者卦體七八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辭彖而不象則是揲著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不遇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王之爲立占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

易益七年六月行通 卷三 三

有象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象而已且以一卦為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為姤雖未有勿用之辭而姤之勿用可占也乾之二變則為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于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為履雖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不咥可卜也至於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喻五變而大有則元亨之時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為言而可知矣雖然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安知文王之時不已有象辭而周公特修補之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二百八

十四爻而楊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之說參同契亦謂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也道之晦明蓋關世運伏羲先天自孔子說卦已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關子明可槩見矣至于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于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兼之而主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子玩辭求意以為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上溯四聖之心謂易為卜筮而作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

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大備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與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也撮其大要著于篇以俟學者共攷焉

武王伐紂

殷帝乙三十七祀帝乙崩子受立初帝乙有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次曰受亦曰辛啓母賤不得嗣爲之母爲后賢受尚少帝乙及后欲立啓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受天下謂之紂紂都朝歌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誦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已下恃其

強大喜用兵百戰皆克性汰侈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勸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掌豹胎又將稱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紂八祀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紂嬖之惟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廣沙丘之苑多爲臺榭有黃臺瑤宮瓊室玉門建大宮連屬百里中設九市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爲百二十日長夜之飲百姓嗟怨諸侯背叛妲己曰此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膏銅柱加于炭火之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十有一祀囚西伯昌于羑里旣而釋之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

遂賜西伯昌弓矢鉞鉞使專征伐二十祀西伯昌薨子發嗣爲西伯是爲武王三十有一祀西伯發東觀兵先是亳有雀生鷓太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威振名昌紂愈益輕肆棄者舊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徒不用而用蜚廉惡來蜚廉者孟戲中行之裔孫惡來其子也俱以材力進善諛好讒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爭紂怒而殺之菹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嘗以夏田或諫曰非時也君踐一日之苗而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殺之園囿汗池沛澤多而虎豹犀象生焉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山鳴河竭天雨肉雨石兩日見龜生毛兔有角女子化爲丈夫宮中夜聞哭聲而不見其人黎

侯近于王畿不恭王命紂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西伯發戡黎殷人大震書西伯戡黎篇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言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三十有二祀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微子紂庶兄數諫紂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遂亡書微子篇曰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盜
兜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
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
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
濟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
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
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讐斂召敵讐
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諂尚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
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于王子弗出我
乃顛濟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箕子者紂
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

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為
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
姓何辜乃直言極諫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
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
為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而視之初武王東觀
兵于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
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至是聞紂昏亂暴
虐滋甚殺比干囚箕子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
不伐遂東伐紂已卯周武王十有三年伐商書武成篇
曰惟一月壬辰受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又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峻

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于一人永清四海時哉不可失又泰誓中篇曰唯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

之朋家作仇脇權相滅無辜額天穢德彰罔惟天惠民惟
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
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
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
與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
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今朕必往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
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已未王巡六師誓
衆士泰誓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

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
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肥訓賢人之
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
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
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
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爾世讐樹德
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
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
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
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
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二月癸亥陳于商郊牧誓篇曰時甲

于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羗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仰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亦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

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時紂走及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荅拜遂入至紂死所殺妲己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官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闕夭皆執劔以衛

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未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肆予小子再拜稽首膺受大命華殷受天明命武王再拜稽首乃出以上世嘗都岐周遂以為有天下之號曰周以木德王色尚赤牲用騂以十一月建子得天之統為天統也以此月為歲首改祀曰年反商政政由舊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胡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亨祠于軍乃罷兵西歸書武成篇曰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

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大紀曰大建公侯于天下封黃帝之後于祝唐帝之後于薊虞帝之後胡公媯滿于陳以胡公之父虞闕父嘗為周陶正王賴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蕭慎氏之楛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于焦封尚父于齊都營丘爽鳩氏之墟封周公于魯鄰曲阜少昊大庭之墟封召公于燕庶叔高于畢皆留相周封叔鮮于管叔度于蔡叔處于霍以監殷是為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于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于曹叔

武于邾季載于邾封庶弟叔繡于滕叔鄭于毛又封諸叔
于郕于雍于原于郕于豐號仲虢叔爲文王卿士勲在王
室藏于盟府仲封于西號實故夏墟叔封于東號都制初
泰伯仲雍奔荆楚採藥于衡山之下荆人義之從者曰累
東至海上得千餘家遂爲國自號句吳泰伯薨無子仲雍
嗣爲吳君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
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弟于故夏墟是爲虞仲封少昊之
裔茲與于莒封祝融安期之裔挾于邾封四岳姜姓文叔
于許封仲虢弟雍滑之後于薛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
者四十餘人班宗彛作分器武成篇曰丁未祀于周廟邦
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

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
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
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
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初武王伐紂時有伯夷
叔齊者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
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天
下旣已宗周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作歌曰登彼
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

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周公定謚法

周武王十有三年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大紀曰祀于太廟始定事先之禮諱名立謚賤不諫貴幼不諫長唯天子稱天以諫之諸侯不得相諫追王古公亶父曰大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周書謚法解曰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

人無名曰神稱聖賦簡曰聖德賢厚禮曰聖德象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歸曰王立志及眾曰公

執應八方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

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

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強直理曰武威強敵德曰武

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窮曰武敬事供上

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事堅固曰恭愛人

長悌曰恭執禮敬賓曰恭茈親之闕曰恭尊德讓善曰恭

淵源流通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讚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

曰欽大慮慈仁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

不爽曰定諫爭不威曰德辟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

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曰釐慈惠愛親曰釐博文多能

曰獻聰明獻哲曰獻溫柔聖善曰懿五宗安之曰孝協時

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執心克莊曰齊
資輔供就曰齊溫良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合民安樂
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敏以
敬順曰頊明德有勞曰昭容儀恭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
保民孝愛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強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
曰剛柔德考衆曰靜共已鮮言曰靜寬樂全終曰靜治而
無青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者意大慮曰景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
曰貞不隱無私曰貞強以剛果曰威猛以強果曰威強毅
信正曰威辟土遠服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
道德純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

曰思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柔質受諫曰惠能思
辨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
兵甲亟作曰莊叡圍克服曰莊死于原野曰莊屢行征伐
曰莊武而不遂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執義
揚善曰懷慈仁短折曰懷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
象方益平曰敬善合法典曰敬迷義不克曰丁迷而不悌
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剛克爲伐曰翼思慮
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戴
典禮不愆曰戴死而志誠曰靈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事
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鬼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
不成曰殤未家短行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括不成曰隱

中年早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
 曰刺復狠遂過曰刺外內縱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在國
 逢難曰愍使民悲傷曰愍在國遭憂曰愍早孤短折曰哀
 恭仁短折曰哀早孤鋪位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
 曰幽克威惠禮曰魏克威捷行曰魏去禮違眾曰煬好內
 怠政曰煬甄心動懼曰頃容儀恭美曰勝威德剛武曰圍
 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口使行見中外曰愨勝敵壯志
 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日舉心能制義曰度好和
 不爭曰安分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殺戮無辜曰厲
 官人實應曰知凶年無穀曰糠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
 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曰類好變

動民曰躁慈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
 思慮深遠曰翼息政交外曰推疏遠繼位曰昭彰義補過
 曰堅肇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教誨
 不倦曰長愛民在刑曰克齋于賜與曰愛逆天虐民曰抗
 好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
 曰謬思過不爽曰厚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方景武之方
 也施為文也除亂武也辟地為襄視遠為桓剛克為發柔
 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曰宣惠無內德曰
 猷治而無青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矢志無
 轉一作失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惠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
 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

康順也就會也慎過也錫與也糠虛也獻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強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提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箕子陳疇

周武王十有三年王訪于箕子箕子爲陳洪範九疇書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川是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

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二曰水三曰火四曰木五曰金六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醜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

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
 錫之福時六斯其惟皇之極無虐於獨而畏高明人之有
 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設汝弗能
 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
 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
 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
 六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
 一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一曰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成玉食其害于而家以

八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

命卜筮曰兩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十五占

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

天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下筮汝則從龜

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于孫其逢

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

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

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

于入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兩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

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

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
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
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
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
康歲月日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
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
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
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帝
令太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帝休令爰用五事建
用呈極王謂孔安國曰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于背有數自

以成九類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

肩六八為足即洛書數 書序曰武王勝殷殺

父以箕子歸作洪範 書洪範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

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囚

以朝鮮封之 世家曰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乃封箕子

于朝鮮而不臣也

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

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

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

可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敘為九疇疇之

取義有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
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
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于一而係三德于六以天賦之
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囿于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
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于二而係稽疑於七見于事者
有得有失則驗于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
五紀于四而福極於九運于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
則賦于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
八政于三庶徵于八施于政者有善有惡則感于天者
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
行于一福極于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

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于二三德
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
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于四庶證于八五
紀者天道之常經庶證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
也係八政于三稽疑于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
也箕子所陳五事庶徵相爲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
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
衡而取義亦粲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
縱橫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
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幹運于中也是
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于一以見

化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爲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干三焉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于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于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八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爲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繁至不輕也其中善否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于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

其休其咎有不可揜者矣故庶徵次之于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卽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于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附不可以無敘也至於五事肅乂哲謀聖而驗諸庶徵則于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句連錯綜以至于九句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叙疇于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

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朝陽按仁山金氏
 定洪範分別經傳自以為皆有證據附錄于左
 初一日五行一節曰此神禹所則洪範之經也一五行
 一曰水以下曰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
 之意而箕子傳文也朱子曰吳氏謂洪範乃五行之書
 其下諸疇各以序類相配此洪範之傳也後皆放此二
 五事三八政俱無更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日三曰日四
 曰星辰五曰曆數後即繼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
 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德民則章家
 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
 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二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

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三東方 蘇氏石林
 葉氏無垢張氏容齋洪氏皆曰此五紀之 今從之五
 皇極皇建其有極後即繼之無偏無陂一節云傳氏子
 駿以為此章乃古書韻語與箕子前後書 不同子王
 子是之即以繼皇建其有極之下以為皇 經文上文
 所謂欽時五福者乃五福傳文下文曰皇 之敷言是
 彙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 行以近
 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乃箕子此章
 傳文今從之六三德止本節無惟辟作福 一節七稽疑
 八庶徵俱無更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
 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後即繼之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浮
 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
 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庶民而色曰予
 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於獨而
 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
 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喜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六極一節後卽繼之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憐民用僭忒云此五福
 六極之總傳五福六極人君體道以威福止民作福作
 威所謂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

此又人主萬乘之福臣民僭之則轉而趨于六極矣皆
 言威福不可下移人臣不可上僭以發明大義

康叔之封

周武王十有三年三月諸弟以次受封封康叔封于殷東
 書康誥篇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
 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
 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
 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嗚嗚封汝念哉今
 將在此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
 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

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
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
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義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
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
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
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
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
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
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剗刑人無或剗刑人王曰外事汝
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

時不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
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
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非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罔弗慙王曰封元惡大
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
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
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
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
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
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
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
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
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
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
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
用非謀非褻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
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
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王若曰
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先是商紂

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
康叔乃作書誥教之書酒誥篇曰王若曰明太命于妹邦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慈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
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
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
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
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
克修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

德爾尚克修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裴祖那
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
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
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
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
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
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
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
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
氣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事在商昆

殷國滅無惟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

目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
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
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
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
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
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
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湏于酒勿
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
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辯乃司民
湏于酒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書序稱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自王安石始疑梓材之書至五峯胡氏始正書序之誤以三書係之武王紀朱子是之而其可證驗亦多但康誥曰小子封酒誥惟曰封則康叔之年加長矣康誥曰在茲東土則武王未來自商也酒誥曰明大命于妹邦則武王在周之辭也然則二誥雖均爲武王封康叔之書前後則非一時矣康叔始封于衛書無明文而酒誥則曰妹邦豈衛妹古或通稱兼以沫水得名與或先妹邦而後加衛亦未可知也詩傳稱武王克商分紂都以東曰衛西曰鄘北紂都朝歌今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謂之殷墟

王封康叔於衛但不知何時兼鄘邶而有之必成王既伐管蔡黜殷之後序所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也但謂康誥以下爲成王書則不可爾至于梓材前後不同諸儒固嘗論之今已別加考訂附于作洛大誥治之後焉

西旅貢獒

周武王十有四年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王書旅獒篇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賁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

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士心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
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
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
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朝陽拔書傳會選云旅獒篇蔡氏以謹德爲一篇之綱
領而仁山金氏又推明慎德一章爲貢物之制昭德一
章爲受貢所以示諸侯而其下文又推玩人以及玩物
因玩物以戒喪志因喪志而言定志之道因道寧而及
知言之故語雖偶而意相生也旣又因玩物而上推

人之失以防其源因寶物而歸重寶賢之意以見其好
而終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之
戒末又結之以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之辭其
此發明太保訓王意曲盡矣此篇舊以爲戒武王書朱子
語錄云旅獒之作武王已八十餘歲而太保諄諄告之
以與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爲非所宜言不尊君矣
而五峯胡氏皇王大紀則謂旅獒爲成王時書後人見
於前首有惟克商通道之語遂以爲告武王不思武王之
允商僅六年而崩如越裳肅慎之來貢皆在成王時則
一四癸之貢亦必在成王時無疑胡氏之說未知當否因
附錄之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四

周公相成王

周成王元阼周公相踐阼而治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成王
 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
 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
 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
 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
 有益于君則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
 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
 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為世子則無
 為也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四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于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夏六月王冠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勿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于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勿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相考永永無極史記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書君奭篇曰周公若曰君若曰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

曰厥德承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由予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述念天威越我民罔允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迺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于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說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彛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罔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奠其濟小子同未在下誕無我責救罔勗不及考造

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

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

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

在置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

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

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

覆人予丕時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

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子不

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

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朝陽按禮記明堂位篇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坐於之前北西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諸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諸蠻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蠻北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而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

年致政於成王石梁王氏辨之云書有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詩有所謂攝政只以詩書證之即知周公但居冢宰攝政未嘗在天子位周公相踐阼而治文王世子此語為是劉氏云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之辭篇終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于成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辭受命惟七年者史臣叙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書傳蔡氏之辨深切著明矣吳氏又云書謂位冢宰與詩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

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傳稱世子之記則古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必自有一書世所誦習而行之者也成王幼冲既為天子又復當喪凡教世子禮樂之事皆所不可矣抗世子法于伯禽使習視之然古者大功猶誦况幼冲之年不可以廢學意讀書誦習亦必使成王親之故周公作為文王大明綿以下諸雅述先王之德七月諸詩極道衣食勤勞之事而召公亦有公劉卷阿諸詩之作皆所以便誦習于後免喪因彼之

紘云

又曰履祥按君奭之書于王子謂當在成王初年今考書中言意寧已可見其事辭之明證有七書之稱武王為寧之者惟大誥君奭為然大誥既初年之書或其時議謚未定或尚存初謚或兼稱二謚其後始定一謚為武王耳故其後諸書止稱武王而君奭獨稱寧王是君奭與大誥均為初年之書其證一也高宗之相莫著于傳說而此書獨舉甘盤蓋初政之相也成湯之伊尹佐湯取天下而太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諸賢皆以世德舊臣總聽嗣王之初政遂保有商歷年之盛蓋周公引以為周召之比故言不及于傳

說其證二也至曰冲子曰小子同未即位曰亂明我新造邦曰在遜後人于丕時曰亦罔不能厥初此皆初年之證故胡氏大紀論曰周公不見知于成王所以致居外者恃召公為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

管蔡之變

周成王元年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初武王克商後即封紂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王家為上公封其弟叔鮮于管叔度于蔡叔處于霍守邯鄲衛三邑以監殷是為三監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諸侯叛周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及其群弟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

于孺子周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乃避居國之東東人言平日見周公之難乃作伐柯之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籩豆有踐周公雖遭疑謗處之不失其常詩人美之故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周公居國二年成王悟乃知罪在管蔡三年公憂武庚必叛王室必播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

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槌予唯音曉曉王得詩亦未敢詢公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先是武王既克商二年有疾弗豫畢公召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民之民罔不砥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乃十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至是成王因風雷之變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事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乃作九戔之詩曰九戔之魚鱉魴我覲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

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
兮無使我心悲兮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復歸因作詩以
勞歸士故東山之詩曰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
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蝻蝻者
蠋丞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
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
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惛
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
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
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
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

舊如之何周公歸復攝政管叔鮮及蔡叔度霍叔處懼挾
武庚以叛王命周公東征周公乃作大誥奉王命以討之
書大誥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曆服弗造哲
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
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
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
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
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
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枚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

爾庶邦于伐殷連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
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官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王害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
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邛自恤義爾邦君
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愆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
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
周寧王惟上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上用嗚
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
寧王若勤哉天閱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棊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
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愆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

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曰思若者
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蓄厥子乃弗肯
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
邛救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
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
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惟大艱入誕隣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
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
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乃誅武庚致辟
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隣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

不齒武庚既誅乃封微子啟于宋爲殷後用殷之禮樂于周爲客而不臣書微子之命篇曰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欽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時淮夷同武庚叛而徐戎並興奄君蒲姑當周公居東之日謂武庚曰武王既死今王尚

幼周公見疑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魯侯伯禽因淮夷叛築費以守而征徐以離其勢乃誓衆于費征徐戎書費誓篇曰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穀乃甲冑敵乃于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奔無敢傷牯犴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伯禽遂平徐戎定魯四年成王東伐

惟夷遂踐奄五年遷奄君于蒲姑五月王來自奄誥四國多方書多方篇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觀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剽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昏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唯成

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聞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唯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勅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

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
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而乃廸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
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
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
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
猷告爾有方多士暨咎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
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
不睦爾惟和哉爾克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
德亦則以穆穆在位爾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
尚承力畋爾田天畀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廸簡

在王庭尚爾事有服仕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忱
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頽大
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唯爾初不克敬
于和則無我怨八年蔡叔既沒其子仲賢周公以其賢也
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書蔡仲之命篇曰惟周公位冢宰正
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隣以車七
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
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
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爲天下除殘固不必加兵于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及是不得以存

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三叔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于其國假使管叔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喪成王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况武庚實嗾之於是倡爲流言以撼周公旣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矚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已可復取之三叔之愚可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

叔實藉之於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旣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復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全至于奄之叛意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延而起同歸于亂周也却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

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爾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它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于中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之腆曰殷逋播臣於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

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然于家曰親親焉於國曰君臣焉象之欲

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于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于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又曰履祥按書稱群叔流言傳稱管蔡啟商而管叔獨誅死蔡叔猶有車七乘霍叔三年而復之縱管叔首惡然同罪異罰輕重死生亦殊不等矣逸周書稱管叔縊而書亦但云致辟是必因其縊而致戮之蓋書其罪而

尸之也而蔡霍俱不死此所謂施生戮死者與懿親之間本所不忍因其死而戮之以正王法因其生而施之以全私恩也

立政之作

周成王四年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又宜專擇百官有司之長乃作立政書立政篇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隼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

弗作往任是惟暴德因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
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
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惟庶習逸
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
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
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隼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
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卜伯藝人表臣百司太
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
尹文武惟克 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道

庶獄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敎功不敢
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
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
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
言言厥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
慎惟正是又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
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國則罔有立政用儉
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
惟吉士用勵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
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

下至于海表，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立政之書，前儒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是周公告君之絕筆，非也。此亦初年之書也。故其官名與今周禮未盡合，蓋時猶舊制也。至稱詰爾戎兵，蓋其時東征未盡莫也。故胡氏大紀係立政於四年之下，是爲得之。按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陳法講于蒐，獮巡邊四征，寓于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焉。爾故成王康王之初，元老大臣俱有

請戒兵張六師之告，具皆有國之所當講，而其所謂者，微軍實闕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必非黷武勞民之師。非若後世守文之世，以兵爲諱，日就廢弛。一旦警急，則荒亂無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于常調之外也。又况當時淮奄未寧，平時武備猶不當弛。况在此時乎？至謂陟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疆里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度者。後世有以燕雲之地棄之，夷狄者華夷同壤，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爲土地，其意蓋遠。然其曰至于海表，得無啟廣伐

之漸耶曰此言其威德聲教之餘效也海表猶云海陽
出日要亦指淮奄而爲言爾然則後世大臣固有以惡
燕雲而成守文之治者亦有以復燕雲而致不測之禍
者又何也曰是皆非周公也非周公則爲君子而不爲
爲爲小人而又妄爲矣世有周公之臣則吾不憂中國
之患矣

周官之制

周成王六年董正治官制禮作樂書周官篇曰惟周王撫
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
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有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伯侯甸

唐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用又明王立政不惟
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
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治
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
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
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
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
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
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
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城私民其允懷學

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
 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頌戒爾卿
 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
 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
 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
 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
 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
 萬邦惟無斁

仁山金氏曰復祥按周官一篇周公定制之大綱也其
 禮制紀綱與其時士大夫風俗可想見矣然是篇周禮
 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周公制禮先定公孤與

六官之長使分職而率其屬自是衆職之織悉皆當時
 六卿分制之而周公總定之也顧周官周禮其間有不
 合者則其後因時裁定詳畧之間不無損益而大畧無
 甚異矣先儒曰周禮之書亦立制度焉耳承襲之舊權
 宜之法要亦不盡出于周禮也周禮之篇端皆曰惟王
 建國辨方正位則書成于營洛之後也然成王未遂居
 洛况盡用六典之制乎或又曰周禮者首尾未成之書
 也惜哉

東都之營

周成王七年二月營東都初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商之且
 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

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
 暇寐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
 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
 瞻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成王
 以武王有宅洛之意使太保召公復營洛邑周公復卜甲
 視卒營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乃遷九囿馬
 營之既成謂之東都以朝諸侯定鼎于郊廓卜曰傳世三
 十歷年八百東都在灋澗之間又卜灋水東為下都曰成
 周即以處殷遺民者也書召誥篇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
 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
 三日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

上以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

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甲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

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

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書多士篇曰惟三月命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

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畏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

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人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

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亂溺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

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滴

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

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命爾先祖成湯克夏俊民

甸匹乃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
 罔顯于天劓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汰罔顧于
 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
 德凡四方大小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爾殷多士今
 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
 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
 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止予曰猷告爾多士予惟
 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之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
 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殷元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任百僚予一人惟聽別德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罰移爾遐逝北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
 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
 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
 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
 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
 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
 乃或言爾攸居召誥篇曰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
 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

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
何不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
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
子以哀籲天徂厥亾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積天若
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積天若今時既墜
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
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暑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苾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

事節性惟曰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
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
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
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
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
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

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明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上書洛誥篇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魯侯甸男邾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及卜灋水東亦惟洛食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

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爨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悼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爨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

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惇祀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十有二月王至新邑烝于文武命周公其後王歸宗周洛誥曰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予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享自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予刑乃單文祖德佅來茲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佅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十一年周公薨于豐成王葬周公子畢乃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書君陳篇曰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

保萬民民懷其德徃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徃于姦宥敗常亂俗三綱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遠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康王十二年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書畢命篇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生綏定厥家恣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滅厥滅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

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
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
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晝郊圻慎固封守
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尚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
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敷庶士席寵惟
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
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
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
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
成厥成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

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
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嗚呼罔曰弗克惟
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後至平王元年以豐鎬逼近戎狄不可居遂遷都洛邑而
王室愈微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洛誥召誥相爲始終然惟洛誥之
紀散無倫次有周公在洛使告圖十往復之辭有周公
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
歸周之辭有周公爲王留洛而相勉叙述之辭然辭從
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而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月
日先後已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

于亂雜也然是篇多有缺文錯簡此必伏生口授之訛而安國于錯亂磨滅者又多以伏生之書爲定亦或于此失之 朝陽按仁山金氏以書梓材篇爲召誥命侯甸男邦伯書而冠以誤在康誥之叙附錄于左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 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空司馬司 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 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 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密王其故

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出既勤敷畜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承保民 履祥按梓材之書本出伏生今文而伏生大傳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及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定乃以爲成王命康叔之書故王介甫吳才老生子蔡仲默皆疑之以其辭氣非王之自言其辭事非合

康叔之事也然吳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非康之誥似洛誥之文朱子是之蔡氏斷自今王以下非康叔之誥乃人臣告君之語亦朱子意也愚嘗考之梓材一篇首尾可疑吳氏朱子以爲洛誥之文以集庶邦丕享和懌先後迷民皆宅洛之議也夫宅洛之事其總叙見于召誥曰三月惟戊午朏云云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卽多士之書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或在曰梓材之書是也其叙卽康誥之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

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蘇氏所謂洛誥之叙也今以康誥之叙冠梓材之首合爲一書豈不昭然明白哉但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往來周公留後之文非咸勤誥治之事而梓材之書其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其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辭其間辭意亦無不脗合者左氏曰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是作洛之際築城攻位爲宮室畫郊里必合諸侯各率其卿士大家將其徒衆以受役焉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也周公咸勤則勞來撫恤之也大家如殷氏六族殷氏七族懷姓九宗之類皆將其醜類從于諸侯以聽役于

王室者為諸侯者當以其臣民下通意于大家以其臣
上通意於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曰以厥庶
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也古者
動大衆與大役則司徒率徒衆司空畫土疆司馬以軍
法治之君行師從師帥者一師之長也即三卿也卿行
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即三卿之副也周公喻邦君又
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予罔暴厲殺人蓋不欲其以軍
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以勞來其民則自此以
往三卿尹旅皆能敬以勞來其民故曰越曰我有師師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
俎厥敬勞也古者徒役起于夫家丘甸而罪隸之人又

服役于其下故凡往曰姦宄殺人者自有本罪而其所
連歷之人古法所謂胥靡今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
與為公家之事而並緣傷人者皆入于罪隸今既與此
大役服勞王事皆與赦除同於良民故肆往姦宄殺人
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宥又述凡以優恤赦宥之
事皆侯甸邦君之所當承流則又述王啟侯監之言在
于為民不在于厲虐故曰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
無胥虐也古者與役動衆孤寡之人無所與不幸而枉
焉必加優恤之若晉師之歸老疾甸踐反耆老之子是
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臣妾如女子入于春槩之類蓋
供樵爨之役於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敬寡至于屬

婦合由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命皆爲恬養之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爲成勤之事而又以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結之宅洛之事上承武王定鼎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卽作洛之時田里居室器用之事爲喻自此以下旣字爲多故曰惟曰若稽田旣勤敷畝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者此遷洛之議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夫營洛之事一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旣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一爲殷民密邇王室

之化故曰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則又述王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勤勞其民而所以爲國家久長之計者亦無出於保民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已上所謂洪大誥治也周家營洛之事總叙于召誥而又各自爲書各自有叙其後備召公之誥者則各召誥命庶殷者則各多士侯甸男邦伯者則各梓材述君臣往復之辭成王往來之事周公留洛之冊者則總曰洛誥意者周書當有兩大誥前大誥爾多方一大誥也此乃洪大誥治又一大誥也前旣名大誥故此

周公道王之德意者不復各大誥而以篇內梓材之語名之爾今以後大誥之叙逸在康誥後大誥之文名爲梓材者合爲一篇以繼前哲之意而俟後之君子庶幾復見古書之舊云

又曰履祥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讓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淫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爲天下逋逃主聚諸亾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物蕩無廉耻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

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于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迹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爲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然觀于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爲頑也自其染紂之惡于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奚爲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之心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惡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惓惓于生厚

之遷保釐之冊汲汲于餘風之殄噫是時為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誹魏之俗喪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斁矣王之化入人深矣

無逸之陳

周成王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先是公劉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于豳之谷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商風詩幽風七月篇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感

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同嘏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蒿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鳴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葇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穉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獫獻豸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收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

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
荼薪樛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
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
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
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至是年周
公將垂沒復作無逸以警戒成王致丁寧之意書無逸篇
曰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
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
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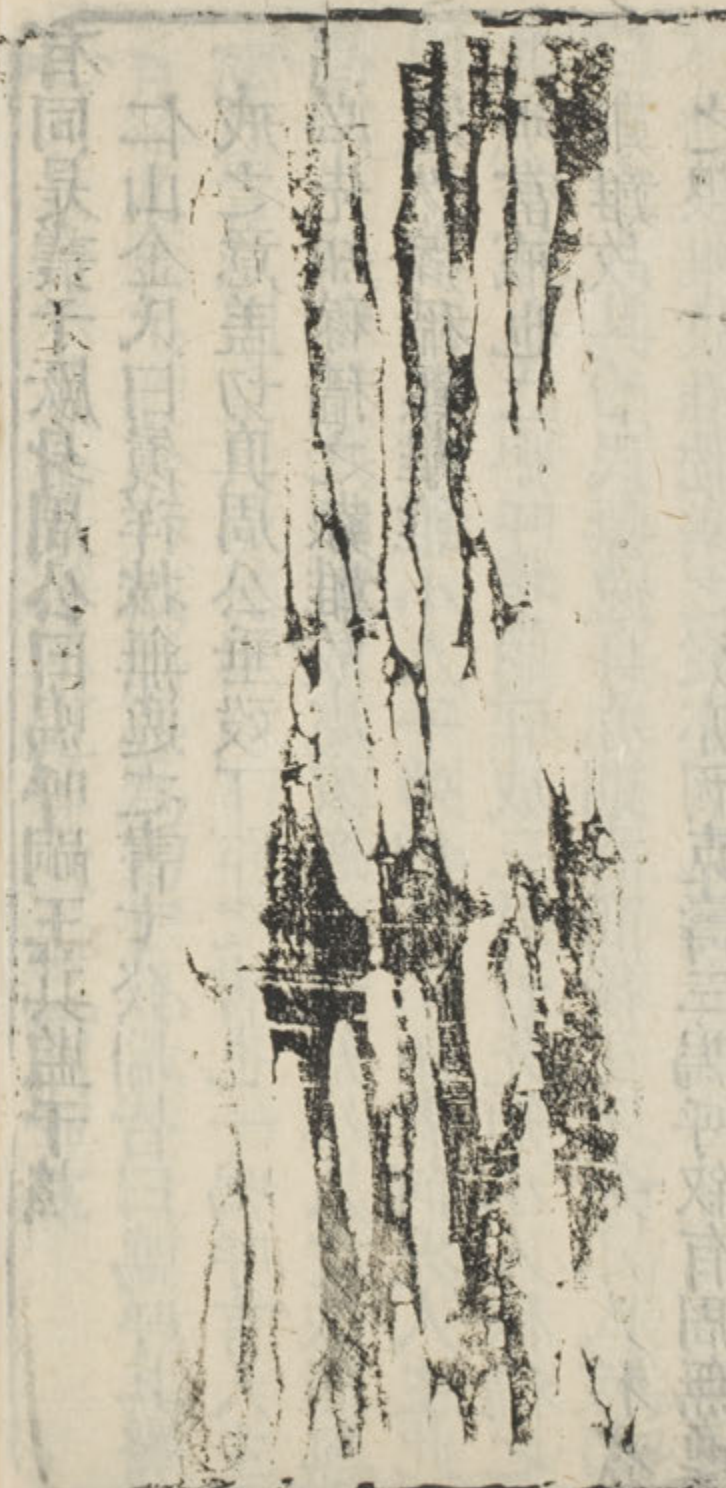
民祗懼不敢荒寧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
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
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
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
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
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
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
卽服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
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

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
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
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
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
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
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
自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

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仁山金氏曰復祥按無逸之書七發端皆曰嗚呼其警
戒之意蓋切真周公垂歿丁寧之書也一嗚呼言人主
必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知小人之依而無
逸然稼穡艱難雖小人子弟猶有不知者何況人主此
所當戒也二嗚呼援商守成三君皆先知小人稼穡之
艱難故其治民無逸身亦期壽商後王不知小人稼穡
之艱難故惟耽樂之從亦罔克壽三嗚呼叙有周無逸
之家法文王尤爲憂勤四嗚呼勉成王繼無逸之德
耽樂之源五嗚呼戒所以致小人之怨六嗚呼言小
人之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責所以彌怨責人祇以重

怨七嗚呼總丁寧以終之稼穡之艱難周公嘗備陳于
 七月之詩而此又首述于無逸之書是二篇者人主當
 相對為圖左右觀省也



有同景泰末

亦山金刃曰黃符林無幾志書才公備省日

亦山金刃曰黃符林無幾志書才公備省日

亦山金刃曰黃符林無幾志書才公備省日

亦山金刃曰黃符林無幾志書才公備省日

亦山金刃曰黃符林無幾志書才公備省日

亦山金刃曰黃符林無幾志書才公備省日

亦山金刃曰黃符林無幾志書才公備省日

亦山金刃曰黃符林無幾志書才公備省日

亦山金刃曰黃符林無幾志書才公備省日

